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十四上下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范栩

說郛卷十四上

元 陶宗儀 撰

鼠璞戴埴

滕妾

江有汜序有嫡媵之說鄭引公羊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及引昏禮注古者女嫁姪娣送之晦翁以此詩不見勞而無怨之說以序爲疑予固不敢妄議然考經傳媵特送昏之名猶喪之賵與賻史記載伊尹爲有莘媵

臣古史載湯婚有莘乃以伊尹為媵送女春秋載公子結媵陳婦于鄄與執虞公及井伯以媵秦穆姬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伊尹公子結虞公井伯析歸父皆嘗為媵初不言某國之女為某國之媵妾也左氏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不過謂同姓至親可講餽送嫁女之禮異姓則可畧也然春秋書齊人來媵與衛晉無異辭書人不書女其事甚明矧當時魯為弱國嘗為齊晉所凌猶恐不屑以女為媵齊晉大國肯以女為魯女

從妾乎古有一娶九女之事與否皆不可知攷之經傳
斷不以妾訓媵楚辭九章云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
媵予晦庵注媵送也波來迎魚來送易咸卦象曰咸其
輔頰舌滕口說也釋文云滕達也鄭康成虞翻作媵而
亦訓為送以此證媵為送益明爾雅曰媵將送也注遠
于將之釋曰謂從行孫炎曰將行之送也即不指為妾
公羊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稱姜氏貶也譏以妾為妻脅
於齊媵之先者漢志謂董仲舒以嫠娶於楚而齊媵之

脅公立為夫人此乃漢儒之論恐因詩序而訛自後記傳所載妾媵紛然矣

去國

世之去朝廷為去國用孔子去父母國出處然今與列國時不同春秋之世去魯之齊去秦之晉可言去國既天下一家非能北走胡南走越雖辭禁闕庭退藏巖谷何地非王土也

呼父為爹

梁蕭幨刺荊州還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来哺乳我傳謂爹徒我反荊土方言令浙人以父為爹字同音異亦隨土聲而變廣韻爹陟斜切注羌呼父徒可切注北方呼父其説甚明爹正奢切注吳人呼父爺以遮切注俗為父聲音大率相似隋回紇傳以父為多亦此類

騶虞

以騶虞為獸始於相如封禪書囿騶虞之珍羣歐公引

賈誼新書騶文王囿名虞虞人之官以闢之漢儒尚符瑞以龍麟鳳龜為四靈後增騶虞以配五行曰龍仁獸鳳禮獸騶虞義獸龜麟知與信獸誣罔可知騶虞為獸不見他書誼以虞為官得之矣以騶為囿則又穿鑿考之傳騶虞樂官備也又曰天子田獵七騶咸駕是虞固山澤之官而騶亦官也意文王田獵雖騶從與虞人之賤俱有仁心詩人於是嘆美之如宣王行狩必言徒御齊侯于沛必招虞人騶虞並稱於經旨無礙若不食生

食不踐生草之說予不敢信

篙師

海壖呼篙師為長年按杜詩長年三老歌聲裏白晝攤錢高浪中古今詩話謂川陜以篙手為三長老葢推一船之最尊者言之

泮宫

魯泮宫漢儒以為學子觀菁菁者莪序謂樂育人才而詩序教養之盛中阿中陵孰不知為育才之地惟泮水

序止曰頌僖公能修泮宫而詩言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則征伐之事言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則克敵之功言淮夷攸服既克淮夷淮夷卒獲則頌淮夷之服借曰受成於學獻馘獻囚可也於此受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之畢集何也或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此在泮之士然不言教養之功而繼以桓桓于征狄彼東南不過從邁之多賢何也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此公之設教然不言教化及於羣才而先以其馬蹻蹻其音昭昭不過宴

遊之和樂何也合序與詩初無養才之說其可疑一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書莫大於復古僖公登臺望氣小事也左氏猶詳書之學校久廢而乍復葢關吾道之盛衰何經傳畧不一書其可疑二也坰序言史克作頌以修伯禽之法足用愛民務農重穀數事使果能興崇學校克何不表而出之以修君之盛美其可疑三也上庠虞制也東序西序夏制也左學右學東膠虞庠商周之制也孟子言庠校序皆古之學使諸侯之學果名泮

宮何他國畧無聞焉其可疑四也記禮多出於漢儒其言頖宮葢因詩而訛鄭氏解詩泮言半諸侯之學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其解禮記頖言班以此班政教使鄭氏確信為學何隨字致穿鑿之辭其可疑五也有此五疑予意僖公不過作宮於泮池樂成之際詩人善禱欲我公戾止於此永錫難老而服戎狄於此昭假孝享而致伊祜於此獻囚獻馘而受琛貢此篇與宣王考室之詩相表裏特周為居處之室魯為遊從之宮祝頌有不

同子按通典言魯郡乃古魯國郡有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後知泮乃魯水名僖公建宮於上詩言翩彼飛鴞集于泮林林者林木所聚以泮水為半水泮林亦為半林乎泮為地名與楚之渚宮晉虒祁之宮無以異於是又求之莊子言歷代樂名黄帝堯舜禹湯武王周公有咸池大章韶夏濩武中曰文王有辟雍是以辟雍為天子學亦非也詩言於論鼓鐘於樂辟雍又云鎬京辟雍無思不服亦無養才之意莊子去古未遠必有傳授漢儒

因解泮水復言辟雍求之義不可得故轉辟為壁解以員水

正五九三長月

今俗人食三長月素按釋氏智論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贍部洲唐人於此三月不行死刑曰三長月節鎮因戒屠宰不上官是以天帝釋為可欺也妄誕可笑然月令於春孟言無傷胎卵毋聚大衆不可稱兵於仲夏言君子齋戒

必掩身毋躁薄滋味節嗜慾靜事毋刑於季秋言命衆百官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豈時令當然耶

左氏筮易

易説變卦起於左氏如鄭伯廖論公子曼為卿自豐上六變為離晉師救鄭自師初六變臨子展論楚子之死自復上六變為頤蔡墨論龍見于絳自乾初九變為姤曰潛龍勿用九二變為同人曰見龍在田九五變為大

有曰飛龍在天上九變為夬曰亢龍有悔純乾變純坤曰見群龍無首吉坤上六變為剝曰龍戰于野其説變卦往往不過一爻及一卦泛立議論固可若以筮法言自六爻皆有變動左氏所載占筮悉不出一爻之變陳敬仲之筮觀六四變否畢萬之筮屯初九變比季友之筮大有六五變乾晉伯姬之筮歸妹上六變睽卜偃勤王之筮大有九三變睽齊棠姜之筮困六三變大過魯穆子之筮明夷初九變謙娟始生之筮屯初九變比南

蒯叛之筮坤六五變比晉救鄭之筮泰六五變需此十事更無重爻以上變者惟晉伐鄭之筮遇復以全卦言而李武子報聘之筮艮八之隨以六二不變爻取義豈一卦與一爻變與不變者其象純一可以立論姑假是致附會之言不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筮占之應何無兩爻以上變者可書耶左氏失之誣予於此得之

探花郎

摭言載唐進士賜燕曲江置團司年最少為探花郎本

朝胡旦榜馮拯為探花太宗賜詩曰二三千客裏成事七十四人中少年蔡寛夫詩話亦言期集擇少年為探花是杏園賞花之會使少年者探之本非貴重之稱今以稱鼎魁不知何義東軒筆録謂期集選年少三人為探花使賦詩熙寧佘中為狀元乞罷宴席探花以厚風俗從之恐因此訛為第三人

彭籛經

俗以素女術出於彭籛子攷列仙傳籛云上士别牀中

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卧後人集其採納之術號彭祖經是籛之採納以存真葆衛為先務與世之論大相反所謂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特欲形容八百歲之壽且久耳漢藝文之有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且謂聖王制外樂不禁内情為之節文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命即此類也

扶桑

離騷云飲馬咸池總轡扶桑東京賦云登天光於扶桑

謝莊月賦云擅扶桑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張衡思玄賦憑雲遐逝夕宿扶桑東坡云一醉扶桑暾半夜扶桑開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拂於扶桑注曰東方之野山海經曰暘谷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烏如此則扶桑在沉寥之表及覲南齊扶桑傳沙門慧深來說云扶桑在大海東二萬里土多扶桑木葉似桐初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梨績其皮為布錦及紙其地乃在中國東或謂日出扶桑以日自東方出耳猶

倭自謂日出處天子耳山海經多誕不足為據楊烱渾天賦謂扶桑臨於大海李白詩謂西海栽若木東濱植扶桑竟以扶桑為日西京賦復與濛汜對說

俗字

俗字皆有所出釋常談載之詳矣予復得數字晉摯虞較古尺日度量之由生皆絓閡上胡話反下胡愛反而不通即今之絓閡字晉禮儀志有懊憹上烏浩反下奴浩反歌即今之懊憹字衛恒説字勢曰或黝黗上於帝下主黕黷狀似連珠即今之

黝黰字王沉釋時論曰㚒髎䶉上寥下吊而刺天成公綏嘯賦曰訇磕㗛嘈即今之髎䶉㗛嘈字古人用此等字不見為俗何耶

虎石蛇盃

大率奇事易失實虎石蛇盃意義略同皆有二出漢書李廣出獵見虎射之没矢視之石也射不入矣韓詩外傳熊渠子夜見虎射之没金飲羽下視知石復射矢摧無跡晉書樂廣賜客酒盃中有蛇既而疾廣意廳壁角弓

影復置酒客頓愈風俗通應郴請杜宣酒盃中如蛇宣得疾後於故處設酒蛇乃弩影耳意遂解二事於人名俱不合未知孰是

次對

今人以唐百官入閤待制次對以次對呼待制然唐初京官五品以上清官每日一兩人隨仗以備顧問貞元七年於常參日引見二人次對訪以政事元和間武元衡有請合而為一唐之待制非若本朝之有此官建隆

詔每内殿起居文班朝臣及翰林學士等以次輪對淳化詔百官次對遇起居日常參官兩人次對皇祐詔兩制兩省臺諫三館帶職省府推判官次對是次對即輪對非待制之職也本朝侍從本與百官輪對元祐以王存奏罷之復行於紹聖四年紹興中用吕祉奏始有已見請對之制是則次對輪對本無別議

琉璃

琉璃自然之物彩澤光潤踰於衆玉其色不常魏畧云

大秦國出緑縹青紺赤白黄黑紅紫十種琉璃西京雜記載武帝以白光琉璃爲鞍闇室照十餘丈如晝是也今用青色琉璃皆銷冶石汁以衆藥灌而成之始於元魏月氏人商販到京能鑄石爲琉璃採礦鑄之自此賤不復珍非眞物也博雅以琉璃爲珠近之

餛飩

續釋常談引資暇録云餛飩以象渾沌不正書混沌從食不載故事事物紀原并無此名件唐逸史載李宗冋

容知人飲饌將同謁華陰令客曰與公喫五般餛飩及見果然酉陽雜俎云今衣冠家有蕭家餛飩漉去湯肥可以瀹茗是舊有此名本草載艾葉療一切鬼氣炒作餛飩吞三五枚以飯壓之取混沌之義信矣俱從食邊何耶

鬻爵

今之鬻爵泛濫極矣多咎晁錯之作俑余謂今之獎非鬻爵也鬻官也鬻爵所鬻者虛利歸於上鬻官所鬻者實利歸於下鬻爵雖非正論晁錯令募天

下入粟得以拜爵六百石爵上造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不過予之虛爵以免罪初非任以官事文帝時張釋之以貲為郎武帝令吏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此不徒鬻爵而鬻官至靈帝鴻都榜賣公卿及州郡黄散叚熲張溫崔烈雖有功勤名譽亦以貨賄得之鼂錯復生必大為所笑

傲骨

唐人言李白不能屈身以腰間有傲骨予覿世俗如脂

如韋之人亦本氣質之自然詩曰籧篨口柔也不能俯戚施面柔也不能仰夸毗體柔也卑屈以柔順人天苟賦以此質望其剛毅自立可乎

姓從省文

古人姓氏省文多矣如謝射落洛踈束蔓萬似似莘辛橋喬熊能隨隋止十餘姓惟去邑者多如郗朱郳兒郤谷鄫曾邵召鄣章鄁背亦有分為二姓徹有添減則甚去邑從衣卬去邑添草郜去邑添水大率古人用字務

省繁文姓字從邑者多或謂避地避難避仇未必皆然

旗纛將軍

唐百官志節度使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立六纛入境築節楼迎以皷角本朝有六纛旌節門旗二受賜藏之公宇私室號節堂朔望次日祭之號衙日蓋有旌節則有神祀今節鎮重此祠節堂衙禮廢矣

詩書篇名

書篇名所謂分大禹臯陶益稷為三特竹簡不能多載

不得不分以有曁益曁稷之辭名曰益稷猶論語孟子篇名孔以不忘益稷之功則求文義太過詩篇名之例不一關雎葛覃之類取其首章權輿騶虞之類取其末章召旻韓奕之類取一章之義合而成文𧦝與丰蕩與綿之類取章中一字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則取章中一句惟雨無正酌賚於詩無所取毛氏強為之辭曰雨自上下曰賚予也曰酌先祖之道中心不安雖支辭強辯與詩絶不類亦有例同而名異者綿綿瓜瓞與綿綿

葛藟同一取綿綿之義一以葛藟為名綿蠻黃鳥與交交黃鳥同一取綿蠻之義一以黃鳥為名意編詩者謾取以為名耳

穆生疏廣知幾

師儒所以明道出處尤當知幾穆生因醴酒不設楚將鉗我於市遂稱疾而申生受胥靡之罰疏廣見元帝不慧謂宦成名立不去將後悔遂移病而望之受牢獄之禍於是知穆申蕭疏優劣

香藥卓

坡公與章質夫帖云公會用香藥皆珍物極爲番商坐賈之苦蓋近造此例若奏罷之於陰德非小補予考坡仙以紹聖元年抵五羊粢爲帥廣通舶出香藥時好事者創此他處未必然也今公宴香藥別卓爲盛禮私家亦用之作俑不可不謹

䰟相許伯

士大夫出處如渾金白玉不可玷闕䰟相賢相也始奏

封事及白去副封乃借逕於許伯於是霍氏殺許后之謀乃得聞即詔相給事中給事中近習之官也漢初不加諸士大夫相安受之浸居相位何始進之不正也用平恩以護太子家疏廣能言相謂非臣所及相豈念不到此感汲引之恩不敢諫耳王吉言許史貴寵謝病歸而相不能留漢以外戚中絶是相啟之秉漢史直筆者當書曰漢由外戚取相位自相始

六曹尚書為文昌

令以六曹尚書為文昌按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上將次將貴相司命司禄司災後漢志謂出納王命敷奏萬幾乃文昌天府李固云尚書猶天之北斗令及左丞總領綱紀僕射右丞分掌廪穀是也漢又有録尚書事令録僕丞總以尚書言之即今尚書省古納言職也本朝令録不置有二僕二丞自更官制以左右僕射左右丞為宰執即中興後之左右相及參政六曹分職既非尚書省長貳迺稱曰文昌是文昌宫之將相反

為列曹之屬矣

麟趾

今稱宗寺曰麟寺玉牒曰麟牒宗英曰麟趾之秀蓋本於詩序言衰世公子信厚如麟趾注謂後世雖衰宗猶振振信厚前輩謂文王化行雖商衰世之公子亦信厚與有商孫子侯于周服同二說皆有衰世之辭亦是語忌王言宣布似不可用

星履曳履

六曹尚書用星履曳履熟事也二出處皆不可用漢鄭崇為尚書僕射曳革履上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乃僕射事唐韋見素為吏部侍郎杜甫詩曰持衡留藻鑑聽履上星辰乃吏部侍郎事

綠野堂白蓮社

門居用綠野乃裴度於文宗時留守東都治堂雖野服蕭散不問事時尚保釐留臺非閒居事也宮觀用蓮社乃白居易致仕與僧如滿在香山修淨土號白蓮社是

致仕後事

鴈塔題名

予得唐鴈塔題名石刻細閲之凡留題姓名僧道士庶前後不一非止新進士也唐進士特於曲江宴賞之暇有此會猶今北使過錢塘例於淅江觀潮天竺燒香耳若泛以鴈塔題名為登第慶賀之辭則觀潮燒香亦可顢言穹廬之來使乎

防海

舟師始於吳越惟曹劉赤壁為大戰南北分境仗以防江建炎南渡始有防海之說沈與求言敵造海舟慮為虛聲以懼我議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聞海舟自京東入海必由泰州港口通州料角東則通明鎮等次至平江而北洋次至金山次至向頭料角水勢湍險一失水道舟必淪溺得沙上水手方轉料敵人捨馬不能有所為一舟容幾馬可謂至當之論紹興末年李寶放蘸州洋三日風怒舟散漫不能收酹酒自誓風止退泊明

州關嶼追集散舟浹旬後方復故欲乗機速發而風作波濤如山經月不得進南人諳海道者也於舟楫非不便利猶艱阻如此況北人乎膠西之戰女真在船匍匐而瞞略不能動采石之勝亦以女真不諳江道能施放弓箭者每舟不過數人盡死於中流令人不攷本末北風一瞥即惴惴於海道予嘗詢之並海篙工謂北舟皆橐諸雜木遇鹹水多濕且重滯登萊一帶惟平底可用過料角用尖底既非一潮可到必有棲泊之處船少則無以

取勝多則一放大洋豈有定蹤錢塘同時發渡遲速上下猶不可必其能併力以相援乎使船中皆習水尚彼此不相保況仗篙師欲一舉入吾腹心以全取勝決無此理昔葉義問謂土豪諳練海道憑恃海食之利能役船戶欲於江海要處分寨以為豪主使土豪撓於舟楫之間官兵扼於塘岸之上則官無虛費民無横擾此策甚善鹽城石港料角等處皆可舉行近浙則各屯大軍規摹已備不必慮也

麗正門名

今行在內南門名曰麗正本取重離麗正之義然麗正乃唐集賢院名張說謂麗正乃禮樂之司麗正書院開元五年建十三年改為集賢院

中書見胡旦

湘山野錄載胡旦乞入見王沂公奏旦瞽廢乞送中書問求見之因至堂沂公與諸相具諸生禮列拜旦長揖而坐中書堂宰相治事之地表儀百辟者在是外臣乞

對送中書引問自有公禮何暇講師生之私敬旦於都堂巍然受諸相之拜而不辭決無此理

一字師

南唐野史載張迥寄遠詩蟬鬢彫將盡虬髭白也無齊已改為虬髭黑在無迥拜為一字師陶岳五代史補齊已携詩詣鄭谷詠早梅云前村深雪裏昨夜数枝開谷曰数枝非早也未若一枝齊已拜谷為一字師一謂張迥禮齊已一謂齊已禮鄭谷豈一事訛為兩人將齊已

以其師人者還為人師耶然改白也為黑在則是兩字師也陳輔之詩話云蕭楚才知溧陽乖崖作牧有一絶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閑殺老尚書蕭改恨作幸一字師也此却用前故事

温公中公議論

司馬温公與呂申公友善同召試知制誥温公試而申公辭改天章閣待制温公以為不及命下力巽謂同召而獨就是公著廉遜而臣無恥遂亦除此職子意温公

借此以辭寵耳士大夫立身行己各有規繩一進一退惟心之安豈在茍同范景仁與温公為異姓兄弟心未嘗不合元祐出處各行其志不失為同也人安得議其優劣

中涓

今人通竿櫝言典籤王府官也記府掌記幕府官也已難用之書吏中涓之稱尤更為僭漢石奮為中涓受書謁此豈臣下之所宜用

桂玉

馬存子長游謂子游京師薪如束桂膏肉如玉世以桂玉之地爲京師按戰國策蘇秦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如鬼王難見如天帝乃楚國故事

家道

聖賢言家道如齊家御家閑有家皆有肅然不犯之意嬀汭之嬪虞必曰刑于二女文王之於太姒必曰刑于寡妻齊御閑刑皆以嚴爲主易家人卦家人嗃嗃婦子

嘻嘻終吝治家之道與其失於寛寧過於嚴嚴雖覺防範太過無寛裕氣象終則吉寛則縱溢放肆綱紀蕩然矣故家之將興父子夫婦濟濟有禮於肅正之中自然雍穆一失治家之節則寛縱太過父不父子不子夫婦不成夫婦亂倫敗度靡所不有乖爭淩犯之風反自此起故曰王假有家假亦正也

橄欖

東坡橄欖詩云待得微甘囬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注

引杜詩崕蜜松花落本草崕蜜蜂黑色作房於巖崕高峻處然坡詩與橄欖對説非眞蜜也鬼谷子曰崕蜜櫻桃也他無經見子讀南海志崕蜜子小而黄殻薄味甘增城惠陽山間有之雖不知與櫻桃為一物與否要其類也注坡詩者引小説橄欖與棗爭棗曰待爾回味我已甜特坡公擕崕蜜作對耳山谷詠橄欖云想共餘甘有瓜葛苦中眞味晚方回坡公取其味相反山谷取其味相投李義山蜂詩紅壁寂寥崕蜜盡此但作蜜用非

是

寓錢

法苑珠林載紙錢起於殷長史唐王璵傳載漢以來皆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寓錢王璵乃用於祠祭今儒家以為釋氏法於喪祭皆屏去予謂不然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謂之明器神明之也漢之瘞錢近於之死而致生以紙寓錢亦明器也與塗車芻靈何以異俗謂果資於冥塗則可笑

恩科

聞見録載至和間富公當國立一舉三十年推恩法葢公與段希元魏升平同場屋相善不欲私之故為天下之制世以推恩法始於富公予謂不然仁宗開天章閣召范富條當世務方以止僥倖澄汰不才吏為説無緣以私意創此科攷本朝開寳三年詔禮部閲進士十五年以上司馬浦等賜出身祥符八年詔進士六舉以上雖不合格竝奏賜特奏名七十八人天聖二年以特奏

名李道宗等為匠簿四年詔進士實應三舉免取解景祐元年詔進士五舉年五十雖試不合格以名聞自此率以為常寶元元年被恩賜者九百八十四人至和中李東之以校年累舉不責詞藝謂之恩澤四五百人欲革之孫汴等條具將上嘉祐元年詔罷特奏名時公正當國也嘉祐二年復賜特奏名及諸科二百十四人恐一時詔罷特奏廟堂因行裁減耳然嘉祐三年再詳定科舉條制亦不該載一舉三十年法何也

獬豸

吳薛綜謂孫權曰日南男女倮體可謂蟲豸五代盧程罵任圜曰爾何蟲豸按爾雅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豸字合丈尒反十二獬韻豸字下亦云蟲無足俟思止曰獬豸但能觸邪按說文獬廌獸也古者決訟令觸不直廌字合丈蟹反然四紙韻廌字下亦注獬豸獸名然則廌與豸義本相通若有獬字下雖丈尒切亦獸也如止一字縱丈蟹反亦蟲也今人見御史舊有獬豸冠單

呼為豸可笑

正衙常參

唐文武職事官九品以上望朔朝文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監察御史員外太常博士日朝為常參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為九參五品以上及折衝當番五日一朝為六參三日不赴常參即横行參假時多御宣政正衙立仗廊飡而退開元以朔望上宗廟牙盤避正殿移御紫宸即喚仗及候正衙者自東上閤門入謂之入

閤唐末亂離既不常御外朝入閤亦廢常參官赴正衙對立宰臣押班傳不坐即退後唐明宗令五日一度赴內殿起居自此宣政不御省臺寺監應在京釐務官以妨職事求免宰臣內朝奏事中書聚廳無暇押班不廢正衙獨待次及辭謝官武班諸衛無本品攝以使臣十員元豐間始罷常參日參則左右史及尚書侍郎御史大夫以上六參則三省及御史臺官寺監長貳以上兩參則寺監丞大理評事以上月參則寄祿官通直郎以

上除朔望參外每以初五十一二十一二十五為參日渡江後雖有日參官正衙既不日御又無入閤之制內殿𤼵起居之禮四參日分或大暑祁寒風雨霑濕及假故向車駕詣德壽或國卹中行宮中之儀多免常朝參日無幾嘉定末年臣僚中嚴此制寄禄官通直郎以上既不比承平之時一入國門即破白直及馬雖欲趍赴朔望不可得參日多免猶前日也

陳東伏闕

靖康孫覿論太學生陳東誘衆伏闕為亂建炎黄潛善

輩寘東極刑覿潛善不足道也張魏公亦奏胡珵筆削

東書欲使布衣挾進退大臣之權幾至召亂遂以諷諭

狂生規摇國是將珵追勒編置或謂魏公乃潛善客珵

則李綱客也因借此去之公為一代人物宗主亦復有

此失所言六賊及薦李綱去潛善輩乃天下之公言珵

果筆削之其心皆止於愛君乃不論所言之是非以草

萊之士挾權為罪瞽誦工諫何所逃譴使建炎果用東

言必無渡淮航海之事然高宗特以靖康之鬨為懼不欲伏闕却不以言罪人他日贈東官祭東墓贍其家而官其後以生前布衣為身後法從於東亦無憾嘗曰朕即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贈官推恩未足稱朕悔過之意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聖心惻怛如此予深為魏公惜之

十五國風二雅三頌

風雅之正變以治言自邶至曹治固多變鄘衛鄭秦有

美有刺太王治豳風化所基何皆言變風節南山至魚藻治固變矣六月車攻斯干諸詩何以言變小雅民勞至桑柔治固變矣崧高韓奕烝民江漢諸詩何以言變大雅或曰衛鄭與秦皆國人私美其君不合於治之正豳以周公遭變宣王功業不終悲難曰正風正雅然六月序言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宣王出而周道粲然復興變雅不始於厲王而始於宣王何也若專以治言則溢美其君豈得為詩夫子安得存之周禮籥章

歌豳詩豳雅豳頌豳治未純於正胡用之於樂章況七
月陳王業與公劉戒民事無以異一繫正雅一繫變風
何也詩大小雅以治言則受命作周代商繼伐為政之
大燕羣臣嘉賓燕兄弟朋友為政之小嘉魚山臺菁莪
卷阿棫樸均為養才用才之詩何以分政之小大六月
采芑車攻江漢常武均為宣王中興之詩何以分政之
小大周魯商三頌以盛德成功為主則周頌之薦宗廟
告神明稱述祖宗功業極其形容自稱曰惟予小子閔

予小子曾孫篤之皆謙冲退托而商頌言假祖之孝曰湯孫奏假言赫赫之功曰於赫湯孫言奉祀之誠曰湯孫之將言天命之久曰在武丁孫子不過頌美主祭之君周頌簡嚴商頌敷暢已非一體曾頌稱美之辭益侈以衰微不振之魯奔走於霸主之號令惴惴自保不暇乃謂其懲荆舒服戎狄修復伯禽之法度與經傳大率相戾聖人合商周與魯並以頌稱又何也謂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則繼何以有雅謂美盛德告成功則繼

何以有頌予謂求詩於詩不若求詩於樂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及言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以樂正詩則風雅與頌以聲而别古者詩存於樂延陵季子觀樂於魯使工為之歌乃於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常記禮言鄭宋衛齊之音與聲淫及商之非武音歌頌大小雅以為聲歌各有所宜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周禮教六詩以六律為之音左傳晉得楚囚問其族曰伶人也與之琴操南音文子曰樂操土

風不忘舊也有娀之北音塗山之南音夏之東音周之西音專以音樂為主聲相形故生變五音樂之正也應鍾為變宮甤賓為變徵樂之變也後之言樂有三宮二十一變樂有正聲必有變聲夫子正詩於樂豈獨風雅有正聲而無變聲哉故國風十五國之土歌土歌之正為正風土歌之變為變風採詩者以聲別之列國非無正音散而不傳耳豳風邶風周之變音周南召南周之正音其雅樂之正變也亦然瞽誦工歌既別其聲之正

變復析為小雅大雅亦不過雅音之大者為大樂章大燕享用之雅音之小者為小樂章小燕享用之春秋穆子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歌文王俱不拜歌鹿鳴而後拜韓子以捨其大拜其細為問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文王兩君相見之樂皆不敢當鹿鳴所以嘉寡君敢不拜嘉足見雅音小大即樂章之小大也以言於頌周頌雖簡商魯之頌雖繁周頌雖敬懼而謙恭商魯之頌雖侈麗而誇大其音苟合何往非頌人不以言求

詩而以樂求詩始知風雅之正變小大與三頌之殊塗同歸矣孔穎達云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言政而參以音其論得之矣葢樂與政通謂無關於政固不可悉以政事觧之則有不可觧者今之樂章至不足道猶有正調轉調大曲小曲之異風雅頌既欲被之絃歌播之金石安得不別其聲之小大正變哉

王儉紅蓮

庾杲之為王儉衛將軍長史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

實難其選庾景行汎緑水依芙蓉何其麗也今臺郡幕客多用紅蓮故事始此按齊衛將軍實預朝政猶漢三公開府豈汎常僚屬可比用之樞宰掾則其類也不然則用於諸戎之幹官却無害

鼠璞卷下

廟議

本朝以太祖太宗開基真宗仁宗神宗配古三宗非英宗則裕陵無自而繼高宗又有中興之功於義皆百世不遷廟祧未可輕議寳慶廟議竟無定論予考鄭康成王肅輩議論雖詳朱熹惟取劉歆之説謂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者其正法可常数也宗不在此数宗變也茍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数於商太甲

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無逸舉商三宗宗無數也勸帝者之德博矣禮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菑則祀之異姓有功德猶且特祀況先祖乎又說中宗高宗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以歆議觀之太祖廟固在七廟之內而三宗廟則在七廟之外不然則商祖契而宗湯令太甲太戊武丁已為五廟豈有身為天子而祀不及曾祖者前漢守祖有功宗有德之說凡尊之為宗則萬世不毀

不待集議於遷易之時而尊謚之始其論已定光武既為中興之祖其後宗名世為陵寢號廟制不可行矣蔡邕以和帝而下功德無殊不應為宗及餘非宗者皆奏毀是既宗其功德則不可祧欲祧則當如邕議省去其號方可本朝聖明相繼宗以虛名而復毀其廟於理未允

鬻熊孟嘗

鬻熊年九十見周文王曰老矣鬻子曰捕虎逐麋臣已

老矣使坐而策國事尚少也孟嘗謂楚丘先生春秋高多遺忘矣楚丘曰使扳距投石追車赴馬何暇見老深謀遠計役精神而决嫌疑吾始壯矣周家尊事黃耇不過乞言非勞其筋力强之以事也大夫七十致仕禮之常也閒有特異之賢尊而禮之任其德而不任其力也使鞭鈍策朽以盡瘁於群有司何補於其國哉

姓氏改易

世之改姓氏如莊為嚴殷為戴桓為元奭為盛以義改

也理為李求為仇舅為咎籍為席弘為洪朝為晁以音改也棘為棗踈為束仲為种綮為暨熊為能酆為曾慎為真劉為金胙為作敬為文為苟以字改也蔓落姒莘橋郝郳鄶鄭鄁郕邵隨藤為萬洛似辛裔朱兒會章背成召隋滕合音與字而改也亦有因一事為萬世不易之姓田千秋乘小車改為車謝服出征改射氏儀以民無上改為是劉遵考以忠諫比伍員改為員猶有源流可攷逃難山谷強氏曰潛遂失本姓一姓改為數姓者

如香橫四子守墳墓者改為是居徐者為香居幽者為桂居華陰者為娃此四姓同一香也勾姓本避高宗諱勾濤則仍字更音鈎光祖則加金絇紡則加絲茍諶則加草句思則易字勾龍如淵則加龍此六姓同一勾也後世昏姻何自而辨又有因二音而訛者員音運俞勅救反葉音攝今從正音甄音堅宣和唱名以堅呼之不應訛為真矣繆或為穆遂成二姓豈源流之固異耶復姓多北人而中國望族不可以義通者乃因所居而增

諸葛則諸縣之葛中屠則屠原之中胡毋則毋丘之胡閭丘則頓丘之閭所謂同門而異户也

無恙

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歳無恙耶王亦無恙耶晉顧愷之與殷仲堪牋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隋日本遣使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没處天子無恙風俗通云恙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相勞問曰無恙神異經去北大荒中有獸咋人則病名曰獇獇恙也常入人室屋黄帝

殺之北人無憂病謂無恙蘓氏演義亦以無憂病為無恙恙之字同或以為蟲或以為獸或謂無憂病廣干祿書兼取憂及蟲事物紀原兼取憂及獸于看廣韻其義極明于恙字下云憂也病也又噬蟲善食人心也於㺊字下云㺊獸如師子食虎豹及人是㺊與恙為二字合而一之神異經誕矣

前席

前席事不止賈誼誼之前則商鞅見孝公與語不自知

膝之前席誼之後則蕪綽見周文帝陳申韓之道帝不覺膝之前席鞅綽言雜霸賈誼言鬼神感動主聽則均令獨取宣室事何耶

發人私柬

唐穆宗時錢徽掌貢舉段文昌李紳以書屬所善士不從言於上曰今歲禮部不公皆關節得之乃貶徽刺江州或勸徽奏所屬書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取而焚之本朝皇祐元年六月臺諫李兊等言

比歲臣寮有緣交親往還簡尺遂成告訐之俗自今非情涉不順毋得繳簡尺以聞從之繳奏私書非特士君子不為亦法令所禁

教官稱冷官

唐玄宗愛鄭虔之才以不事事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而無曹司杜甫詩諸公衮衮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非以學館為冷及以登臺省為進用葢言諸公日趨局獨廣文無職掌耳今以教導之職為冷官意正相反

廣文館與四門太學國子並列亦郡文學之職

巾箱本

今之刋印小冊謂巾箱本起於南齊衡陽王鈞手寫五經置巾箱中賀玠曰家有墳素何須蠅頭細書答曰檢閱既易且手寫不忘諸王從而效之古未有刋本雖親王亦手自抄録今巾箱刋本無所不備嘉定間從學官楊璘之奏禁毁小板近又盛行第挾書非備巾箱之藏也

柳之詩序

詩序以柳為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予考史記諸侯年表宣王十六年衛武公共和元年在位五十五年平王十四年卒衛世家釐侯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武公立犬戎殺幽王武公將兵佐平戎命為公五十五年卒温公稽古録悉用史記紀年劉恕通鑑外紀用汲冢紀年以為武公宣王十五年立平王十三年卒前後止差一年以此攷武公即位宣王之十五年中間又

有共和之十四年是厲王之後二十七年公即位也國語云武公年九十五猶箴於國作懿詩以自警注曰懿詩大雅抑篇也武公之自警在於耄年去厲王之世幾九十載謂此詩為刺厲王深所未曉

世事未嘗無對

唐宋遺史載張崇帥廬州不法民苦之既入覲人謂渠伊必不來崇計口率渠伊錢再入覲人不敢言捋髭相慶崇率捋髭錢五代史補載趙在禮自宋移永興人曰

眼中拔却釘矣在禮乞還每日率拔釘錢方鎮不法信非一處此二事雅可為對

唐進士貶官

唐以進士為重入仕為輕緗素雜記及禹錫嘉話載賈島事一謂累舉不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一謂島為僧居法乾寺宣宗微行於案上取詩卷覽之島攘臂奪去帝慙恧遂除島長江簿唐宋遺史所載略同程錡有奪卷忤宣宗之句摭言載開成中温庭筠以文為貨

執政惡其攪擾場屋黜隨州方城尉裴坦為責詞有澤畔長沙之比北夢瑣言載制辭孔門以德行為先文章為末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夫士子起布衣為簿尉今為異恩矣時則為貶黜何唐士之貴且重也盧氏雜説云文宗言進士之盛時宰對舉場中云鄉貢進士不博上州刺史此實録也

燕巢詩

雲溪友議載元和下第士人多為詩刺主司獨章孝標

為歸燕詩留獻侍郎庾承宣云舊累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棲處更望誰家門戶飛承宣吟諷恨遺才及重典禮闈孝標擢第青瑣高議載唐僖宗時于化成依中丞蔡授門館一日告去作燕離巢詩主人復留之與前章一同但改落字為𢬵豈化成竊孝標之舊什將青瑣所傳之繆耶

蓄米

古窖藏多粟次以穀未嘗蓄米載於經史可攷武王發

巨橋之粟廩人掌九穀之數倉人掌粟之藏廩人繼粟
晉饑秦輸之粟李斯入倉見鼠食積粟大倉之粟陳陳
相因敖倉藏粟甚多趙充國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
六百三十斛鄭吉田渠犂積穀魏太祖許下屯田所在
積穀以太倉穀千斛垣下穀千斛賜袁涣家晉天文志
胃三星天之厨藏主倉廩五穀府也南四星天庾積厨粟所也
雖穀粟言其大槩然藏米絶少唐太宗置常平令粟藏
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五年米三年吳會並海卑

濕尤甚且蓋藏無法不一二載即為黑腐三年之令不復舉行何耶

御屏隔座

今人用御屏隔坐之事以吳尚書令紀亮與子中書令隲朝會以御屏隔坐然隔坐不始於亮後漢鄭弘為太尉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朝見弘曲躬自卑上遂聽置雲母屏分隔其坐由此為故事是隔坐發端於門生坐主也

唐進士無耻

唐摭言載裴思謙從仇士良求狀頭高鍇庭譴之次年鍇知舉誡門下不得受書題思謙懷士良一緘易紫衣趨階下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書中與求巍峩鍇欲略見之思謙曰卑吏便是思謙人物堂堂鍇見改容從之集異録載王維文章音律為岐王所重時公主已薦張九皐為解頭王令維衣錦繡齎琵琶同詣主第諸伶旅進維妙年都美主顧問王答曰知音者也令獨奏新曲

主詢名維曰鬱輪袍大奇之王曰此生詞學無出其右維獻詩卷主驚曰皆我所習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為乎因令更衣升之客右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作解頭一舉登第此二事無廉耻甚矣雖得一名何足為重紀載以為盛事何耶

左右

漢以右為尊謂貶秩為左遷仕諸侯為左官居高位為右職周昌相趙高帝曰吾極知其左遷陳平以右丞相

遜周勃位第一平為左丞相位第二謂左戚右賢居客之右朝廷無出其右皆此意也本朝官制如左右僕射左右丞相左右丞左右司左右曹左右諫議左右司諫正言皆不以右為尊猶以右文為祕省殿名何耶

程蘓爭致齋

東坡年譜載程蘇當致齋廚禀造食葷素蘇令辦葷程令辦素蘇謂致齋在心豈拘葷素為劉者左袒時館中附蘇者令辦葷附程者令辦素予謂不然齋之禁葷見

於法令乃禁五辛慮耗散人之氣閒其精誠與禁飲酒聽樂嗜慾悲哀一同欲其致一之妙通於神明耳二公未免以葷為魚肉徒有是非之辨莊子載顏回不飲酒不茹葷謂祭祀之齋是也

桃符

風俗通曰黄帝書稱上古之時有兄弟二人荼與鬰用度朔上桃樹以制百鬼於是縣官以臘除飾桃人垂葦索歲時記桃者五行之精壓伏邪氣制百鬼本草經曰

梟桃在樹不落殺百鬼山海經云東海度朔山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東北曰鬼門萬鬼出入也有二神曰神荼曰鬱壘黃帝象之立桃版於戶淮南子曰羿死於桃棓注云棓大杖以擊煞羿由是鬼畏桃今人以桃梗作代歲旦植門以辟鬼後漢禮儀志曰代有所尚周人木德以桃為更言氣相梗梗更也莊子曰挿桃枝於戶童子不畏而鬼畏之桃之制鬼見於傳記者不一而六經亦自可考檀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傳曰楚人

使公視襚公使巫以桃茢先祓殯周禮戎右贊牛耳桃茢鄭司農於喪祝云喪祝與巫以桃厲執戈在王前以桃茇除雖聖人不廢例以巫家之說而鄙之可乎

艾子

世傳艾子為坡仙所作皆一時戲語亦有所本其說一蟹不如一蟹出聖宋掇遺陶穀奉使吳越因食蝤蛑詢其族類忠懿命自蝤蛑至蟹九十餘種以進穀曰真所謂一代不如一代也

令甲

漢令甲令乙令丙乃篇次也宣帝詔令甲死者不可生江充傳注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章帝詔曰令丙箠長有數當時各分篇次在甲言甲在乙言乙在丙言丙令例以法律為令甲非也此與言乙夜之覽不同古人雖以更數為甲乙丙丁之分却有唐太宗甲夜觀事乙夜觀書出處可用

東閣

令人以宰相子為東閣按公孫弘為丞相開東閣不過招延賔客之地於子弟初無預今之引用乃李商隠九日詩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由再得窺上言郎君乃令狐綯不言東閣猶是令狐楚之舊館東坡九日詩因引此事合而言之聞道郎君閉東閣且容老子上南楼此雖使令狐綯絶義山故事然東閣之開閉於郎君何預又云南屏老宿閑相過東閣郎君懶重尋以郎君加於東閣下猶言宰相子也與汪龍溪云東閣郎君之未

有用之皆無病今竟以東閤呼郎君豈為父者不能顓招賢之責子得以盜其權耶

嚴更

西都賦衛以嚴更之署注嚴更督夜行鼓也此鹵部中所謂嚴更警長也嚴與發嚴及中嚴外辦同唐制日未明七刻搥一鼓為一嚴侍中奏聞宮門城門五刻搥二鼓為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羣臣五品以上俱集朝堂未明一刻搥三鼓為三嚴侍中中書令以下俱詣西閤

奉迎嚴即嚴肅之義今以辦嚴為辦裝因諱而改恐難例論

倚門

俗說母之望子曰倚門按戰國策王孫賈事閔王王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望女女暮出而不還吾倚閭望女朝暮之出入固可言倚門若出稍久當言倚閭葢門不可久倚故也今人但用倚門事豈以暮出不還為俗忌耶

張范議論仁恕

唐裴伷先得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説曰刑不上大夫為其近於君故士可殺不可辱嘉貞不説説曰若國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輩慶歴中晁仲約得罪富公議欲誅之范公曰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富公愠范曰輕導人主以誅戮他日手滑雖吾輩未敢保張范二公可謂仁人君子之言然謂恐及吾輩與吾輩未敢保意借以開釋同列耳若預為己計而故縱則不可昔豫

讓報國士之知曰將以愧後世為臣懷二心者高允不欺於君曰恐負翟黒子事上以忠臣之節也由己由人乎哉如唐武宗欲誅楊嗣復李珏杜悰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不宜手滑此語却無病

蠶馬同本

唐乘異集載蜀中寺觀多塑女人披馬皮謂馬頭娘以祈蠶搜神記載女思父語所養馬若得父歸吾將嫁女馬迎得父見女輙怒父殺馬曝皮於庭中皮忽卷女飛

去桑間俱為蠶俗謂蠶神為馬明菩薩以此然周禮馬質禁原蠶注天文辰為馬蠶蠶為龍精月直大火蠶馬同氣物不能兩大禁再蠶者為傷馬舊祀先蠶與馬同祖亦未可知

盬鹽

西漢中食貨志猗頓用盬鹽注盬鹽池也於盬造鹽故盬音古予觀釆薇注王事靡盬盬不堅固也詷羽注盬不攻緻周禮鹽人共其苦鹽杜子春讀為盬謂盬鹽直

用不練治以詩禮註觀之則鹽為不攻緻及不練治以食貨志注觀之則鹽乃鹽池二說似異然海鹽練治後成其為鹽也難壞池鹽出水即成其為鹽也易壞其理一也

傳註

藝文志易經二十九篇傳四十一篇毛詩三十九篇毛詩故訓傳三十卷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春秋經十一卷左氏傳三十卷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先

漢經自為經傳自為傳自馬融注周禮省學士之兩讀以傳連經杜預為經傳集解亦合為一然於一年之首必以一字别之讀者固知其彼為經而此為傳也易有文王周公孔子之辭初未嘗亂乾之卦首篇繇辭次以爻與彖象他卦以彖係於繇辭下以象係於逐爻之下均為聖人之言一之猶可歐陽公以十翼非夫子所作及言有何謂也與子曰乃講師對答之辭所謂元亨利貞四句曾穆姜之言必講師引以伸其説詩序舊以為

夫子子夏所作然鄭康成解詩於經謂箋箋重也以經文既有毛注鄭則重為發明於序則直注之使序非毛公之言則毛公豈得無注毛苟有注則鄭亦必言箋緜衣序云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與定之方中注云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閟宮注云孟仲子曰禖宮也無以異一繫之序一見之注講師附益可見十月之交雨無正小宛小旻四詩序謂刺幽王鄭謂刺厲王之詩序謂衛莊姜送歸妾鄭於禮之坊託為定姜之詩使序出於夫子

子夏康成其敢為異同之論乎經傳既混而為一其間或有夫子及子夏之辭亦不可辨晦庵解詩純用正經蓋有見於此

瓜戍

今人到官賀謝語必言瓜戍按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遂作亂弑齊侯此豈好出處矧戍役比之官則為猥賤尤難用之於慶賀

太公六韜

武王問周公曰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公曰攻禮為賊攻義為殘失民為匹夫王政失民者也何天子乎此即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之説雖出傳記於理無害孟子説至仁伐不仁何至血流漂杵於武成取二三策蓋恐失武王征伐之初意六韜之書凡文武反覆問難無非由姦詐以傾覆人國如言養其亂臣以迷之近美女淫聲以惑之親其所愛以分其威賂其左右以得其性八

符陰秘三部分書詭伏設奇遠張誑誘必知道者不為文武太公其為之乎果爾則文武豈為正大之師太公豈為王者之佐劉恕作通鑑外紀亦惑之至謂文王與太公陰謀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奇計然漢書藝文志注謂呂望為周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以太公術者所增加漢時已嘗疑之今反使右科習為正經可耶

麥秀黍離之歌

箕子過故殷墟感宫室生禾黍作麥秀歌曰麥秀漸漸

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周大夫過故宗廟宫室盡為禾黍閔其顛覆作黍離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所以咎亡國之君與言狡僮無以異箕子之歌簡而直周人之詩微而婉體有不同耳舊傳靖康淵聖狩敵營有人作憶君王辭云依依宫柳拂宫墻宫殿無人春晝長燕子歸來依舊忙憶君王獨立黄昏人斷腸語意悲凄讀之令人淚墮真愛君憂國之語也

高帝封雍齒

高帝未封諸將往往坐沙中語留侯欲帝封平生所憎以安之遂封雍齒為什方侯羣臣喜曰雍齒尚侯我屬無患矣留侯此策亦有所本古史載晉文公過曹里鳧須盜其資而亡公餒介子推割股以食之至是里鳧須請見曰君去國久民臣多過自危鳧須為賊大矣君誠使驂乘游於國中百姓見之自安文公說而從之民臣皆曰里鳧須不誅吾何懼也豈留侯之策與此暗合耶

鹽法

前輩謂歐陽公作罷茶鹽法詔言私藏盜販實繁有徒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外數十里設陷阱而陷吾民也每歎息以為真王言是時雖未至設陷阱以陷民其弊必至於此自崇寧初蔡京作茶鹽鈔初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産鹽郡授鹽已而變易對數買新鈔帶給舊鈔之半季年又變為循環法未幾復令貼鈔給鹽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民無貲更鈔已納錢悉乾沒

商賈破蕩盜販者多追捕日繁而盜賊熾矣皆老姦之誤國也後之議臣乃祖述其說對折帯發更易不常近因易楮令貼納錢越次打發非惟商賈無可貼納者多鈔鹽貴則利販行不免嚴追捕之令利之所趨何所顧藉數十爲羣易至生變予嘗詢之亭丁謂倉臺給降本錢以一萬緡計之使司退三千緡爲敖底鹽錢二千緡爲官吏費止有五千緡到場移借侵用之餘散及亭戸者無幾每觔必雙秤所請本錢莫償澄滷買薪之費非

藉私鬻破家蕩産豈足供官惟有逃竄而已鹽賈鹽丁窘困如此不思救其本而欲禁私販徒生事以激變耳紹興用何溥請禁科賣倉鹽高宗曰鹽雖居民間常用之物科賣則為大害朕在京東目擊之其後盜繇此起今當嚴禁之大哉王言也

封章

俗謂章奏為囊封本於漢凡章奏皆啟封至言密事不敢宣泄則用皂囊重封以進若州縣之紫袋劉向懼恭

顯之傾危而乃上封章以諫其末云臣謹重封昧死上
漢漏泄之法極重師丹使吏書奏丁傅得其草以告廷
尉劾治策免而本朝於章奏凡論治大體及有關於聖
躬者往往留中不出太宗得田錫諫疏悉類聚於禁中
是也今例從内降付中書雖泛言敬天修德之類往往
批依以入報非故事也

東宫東朝

今以太后為東朝葢用叔孫通傳惠帝東朝長樂事然

顏延年詩曰君彼東朝金昭玉粹東朝則太子朝也今以太子為東宮蓋用班彪傳東宮初建事然成帝報許后曰皇后其孝東宮毋闕朔望東宮則太后宮也此皆隨地以言初無定論後世以東朝為太后以東宮為太子可謂拘泥

萱堂

俗謂母為萱堂考之詩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顧言思伯使我心痗注云背北堂也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

欲忘之是詩既以君子行役為王前驅而作以忘憂解之極通於母有何干預坡詩我非兒女萱却是鄙之之辭或引用樹萱事則不可用詩注之北堂

柳子厚文

柳子厚文壇之雄師世謂以作河間傳不入館閣然亦有所本漢書原涉傳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耶始自約敕之時意廼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一為盜賊所汙遂行淫行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其意正

相類

月令

月令陸德明以為呂氏春秋後人刪為此記蔡邕王肅以為周公所作先儒以賛禁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非太尉之職太尉秦官決非周公之書予謂不然月令之書自大撓作甲子占斗所建伶倫制十二律以節四時之度堯命羲和敬授人時分四仲以定中星析因夷隩驗之於人孳尾希革毛毨氄毛占之於鳥獸東作

南詔西成朔易應之於事終之以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此夏時之所由起夏小正之書辭簡理明固已備月令之體周以農開國尤以時令為先務大槩具見七月周公制禮作樂得無一代之成書使此書盡出不韋之手不應以十二令為紀各以數篇解釋於後合為六十一篇太尉固秦官所命冢宰司徒司空司服與太史樂正樂師澤人虞人四監之類皆周官也予意不韋不過改司馬為太尉耳葢贊禁後遂賢良與行爵出祿雖非太

尉之職而設儀辨位進賢興功制畿内封則大司馬之任也大宰周公增益夏小正不韋增益周公之書其間豈得無改竄淮南時則訓比吕氏十二紀又有異同此可為證

椒房

應劭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取其實蔓盈升予孜之江充傳先治甘泉宫轉至未央椒房上官桀傳將軍有椒房中宫之重劉輔傳於是減省椒房掖廷用度及馬援

以椒房不預雲臺之次椒房殿為后所居固分明師古注椒房謂以椒和泥塗取其溫而芳却有此理詩曰貽我握椒注椒芬香也男女相說交情好也其義恐出此離騷經云播椒房兮成堂與石崇塗屋以椒不過取其芬香於蔓衍盈升初無關涉成帝寵趙昭儀復建椒風殿以居之今例以椒風為皇后事非是

宣帝憲宗厲精

宣帝厲精而漢中興卒任許史恭顯輩以基讒佞用權

之禍憲宗厲精而唐中興卒任梁守謙王守澄陳志玄輩肇太和甘露之變自昔英主政自己出雖不任羣臣耳目必有所寄宫闈之内非在外戚則在宦寺勢所必至要之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如挈裘振領但當選擇賢德以任之本朝托股肱於宰執付耳目於臺諫寄心膂喉舌於侍從百執事所以通下情絶壅蔽其紀綱極正委任一偏猶有弄權於廊廟之上者況宦寺外戚乎

士氣

本朝南渡後宰相得政最久且專者二一以威權刼制天下士誅竄愈多而士氣愈振無異東漢之季一以爵禄豢養天下士容受愈廣而士氣愈衰無異西漢之季紹興易相之後一時人材彬彬輩出天下猶可為不至舉一世之人團揉如綿悉入籠絡駕馭之中委靡成風如燈消膏浸微浸滅精神氣焰索然無餘也於此時欲振起之以致精厲之治可乎

權行守試

本朝職事官並以寄祿官品髙下為權行守試侍郎尚書始必除權即真後始除試守行予考之漢試守即權也年紀令吏二百石以上滿秩如真如淳曰諸官吏初除皆試守一歲為真食全俸趙廣漢守京兆韓延壽守馮翊尹翁歸守扶風皆滿歲為真是守試即權未得為真也權字唐始用之韓愈權知國子博士三歲為真今以權與守試分真假全無文義

說郛卷十四上